



繆思風采

## 令人瞠目結舌的君主

● 黃煥堯\*

1789年7月14日是法國大革命的肇端日，當天巴黎群眾攻陷了象徵封建統治的巴士底監獄，大革命也因此揭開了序幕。按一般常理來說，情況會弄到大批老百姓公然攻打知名官舍的地步，必定是政治出了大問題，而統治者面對這種跡近似與公權力攤牌的超大型暴動也必然會有激烈反應，結果呢？沒有，真的沒有，法國國王路易十六是每天都會寫日記的君主，他居然很神來一筆在當天日記寫下“無事可記”這幾個字，其他就一片空白。這在後人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路易十六不是三歲小孩，也不是第一天當國王（已執政十五年），民怨也不是一天兩天就累積出來的，更何況現在民間怒火已經暴發、已經沸騰得如此嚴重，一國之君怎麼可能還這麼無感？他這國王到底是怎麼幹的？偏偏還就是有這種政治極品。這也是歷史最大的諷刺——歷史的鑰匙常常掌握在最不該掌握鑰匙的人手裡。<sup>1</sup>

嚴格來說，我們如果把政治看成是一種專業，而非什麼阿貓阿狗都可以做得來的事，很多統治者其實是不及格的。而這種負面人選會帶來甚麼樣的後果，又端視當時的政治環境而定——若當時國家處於太平盛世，或各項制度都很上軌道、運作順利而國泰民安的情況下，那統治者的素質即便差一些、懦弱些、無能些，因受到優質環境的中和，影響實際上不大。但一個國家如果是面臨諸多問題、各項挑戰或重大轉折的狀況時，那統治者的素質就非常關鍵了，不適任的統治者，其瑕疵帶來的效應在非常時期可能就比平時要放大十倍百倍，情況之慘烈可想而知。這是因為傳統君權神授或

\* 黃煥堯，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

<sup>1</sup> 本文參考自郝廣才《今天：366天，每天打開一道門》，第二冊，〈7.14 今日無事可記〉，格林出版，北市，2015年4月16版，頁47至48。

大權獨攬的君主好比一國的掌舵者，當國家這條船進入大風大雨的情況中，而掌舵者卻偏偏是個差勁人選、無能之輩或扶不起的阿斗，那這條船還會有好的下場？俗話說：“個性決定命運”這是指個人而言；進一步來觀察，非常時期的掌權者卻是決定整個國家命運的重大因素。倒楣的國家碰上不適任的君主這不只是後者個人的痛苦，更是老百姓的悲劇。<sup>2</sup>

從這一點來看路易十六，他活脫就是一個類似的政治典型。以法國當時貧富不均、稅制不公，政府開支無法減少而一般百姓又負擔過重的情況下，<sup>3</sup>這國家是需要一位大有為或有魄力的領袖來扭轉乾坤、進行改革的。那裡曉得路易十六距離這項理想是天差地遠，連邊都沾不上，此位仁兄生性軟弱、反覆無常、優柔寡斷、遲疑不決，握有大權卻不知如何有效運作，生平最大嗜好是打獵與研究鎖〈有鎖匠國王之稱〉，<sup>4</sup>完全不是法國當時所需要的領導人選。是以後來在革命浪潮中，他不但無法主導情勢或因應情勢作出適當決斷，反而被自己的負面人格特質牽著鼻子走——有時贊成革命黨、有時卻支持保王派；有時站在左派〈激進派〉那邊，有時卻又回到右派〈保守派〉立場。革命後，他一下宣誓為「法蘭西人的王」；一下又想逃亡國外，尋求別國皇室的支援，舉棋不定、一變再變的作風，大大惹惱了法國人民。<sup>5</sup>從個人特質來觀察，路易十六其實也不是甚麼壞人，歷史上說他有良好仁心與治國善念，<sup>6</sup>問題是徒有想法而無堅強的意志與良好的手腕去落實，政治上並不足成事，而他偏偏又坐了那個位子。只能說路易十六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當上一個錯誤的國王。這其實也是只重血緣不重其他的封建世襲王位制度，經常製造出來的悲劇——把一個不適任的人選硬推上一個不適任的關鍵位置，終至大局崩毀而無可挽回。讀史至此，實令人掩卷而嘆。

<sup>2</sup> 同註 1，頁 48。

<sup>3</sup> 王曾才編著《西洋近世史》，國立編譯館，北市，民國 67 年一月，頁 347 至 348。

<sup>4</sup> 同註 1，頁 47；另參見陳文海《法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 212。

<sup>5</sup> 同註 2。

<sup>6</sup> R.R.Palmer 等（孫福生等譯）《現代世界史（前篇）：從歐洲興起到 1870 年》，台北，五南，2012，頁 401-403。